

卷七

書名 近思錄十四卷 嘉靖六年刊本
 撰者 宋 朱熹、呂祖謙 同輯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子-儒家-性理-宋
 索書號 大木-子部-儒家類-6
 編號 C4514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14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子部-儒家類-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近思錄十四卷 嘉靖六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

道體篇



九五十一條

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婢僕始至太懷勉
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
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
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

近思錄卷之六

近思錄卷之七

九二十九條

出處篇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
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
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
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君子之需時也
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
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且古原筮
元未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

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
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
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
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
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
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
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
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
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
之群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
道而身否亨乃道否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
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句係初則失五
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也○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貴
其耻舍車而徒○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
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

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
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
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
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遷者陰之始長君
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
與特行小利貞之教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
廢危言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
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之
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明夷初

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
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
其行也若侯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
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
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
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固乎裕無咎然
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
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

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賤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危，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

而已。苟擇勢而從，則西之夫者不容於世矣。○井之九三，潔治而不見，公男入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側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石矣。○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履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口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出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其所

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出有實慎所
之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
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君子思不出
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
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
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拯乎○人之止難於久終故
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
同患也長之上九敦匠字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
敦見○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

傳曰當信之始志未去○所信則得其所信則得其
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夙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在
矣○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
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取以不求若賢者則求
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人之於患難必有
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
事則心心念念不肯○畢竟何无苦若不會處
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問人有居太學

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不曰蔡人彭習戴記決
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人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
道矣夫子貢之高識何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
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思情於
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
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人苟有朝聞
道夕死可矣之志何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
止一日須臾不能安言子易言須臾如此乃安
人不能若此者只為心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

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
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
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
之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
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
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
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
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於曾經
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

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
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
勉強古人有捐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
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
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孟子辨舜跖
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問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
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
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
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

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
其中也○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
存正分別善惡說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峯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
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
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
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問邢恕久從先生
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
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此○謝

涇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
試教官子弗答涇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
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
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涇遂不行○先生在講
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案
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遂令
戶部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
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
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

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
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
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
待別時說○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
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
果有曰我心公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
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
悲愁而已○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
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對若新舉業及
是廣天

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間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

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橫渠先生曰出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慮遠利以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設辱病僅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隆龍衣為榮而又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慮窮力屈才短不能營

言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
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心只是畏人非笑不
養車馬食糲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
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
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近思錄卷之七

治體篇

九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
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
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
人誰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忘
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
蘇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
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